



书林清话



《书林清话》10卷、《书林余话》2卷与《藏书十约》1卷，是清末学者叶德辉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之作。

[清]叶德辉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书林清话

外二种

书目书话丛书

叶德辉 撰

紫 石 点校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清话/(清)叶德辉著;紫石点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5

(书目书话丛书;4)

2008年5月重印

ISBN 978-7-5402-1195-0

I. 书... II. ①叶... ②紫... III. 书话-中国-清代 IV. G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150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封面设计:揽胜视觉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57 千字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前 言

《书林清话》10卷、《书林余话》2卷与《藏书十约》1卷，是清末学者叶德辉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之作。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亦署郎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但旋即弃官归里，所谓“不乐仕进，日以搜访旧书、刻书为事，专力于考据之学”（叶启发《郎园读书志跋》）。叶氏贯通小学、经史，尤嗜版本目录之学。他的弟子杨树达论其学云：“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迹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众家史籀，有疏读若，有考远人，问字稽撰，六书亦其选也。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贋，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即今《读书》一志，声重寰中；《书林》二话，遍流海外。其明征也。”（《郎园全书序》）。此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叶氏之学术成就。叶德辉一生所著、所辑、所刊之书，即《郎园全书》中已达130余种之多，版本目录方面的代表作有《书林清话》10卷、《书林余话》2卷、《藏书十约》1卷、《郎园读书志》16卷、《观古堂藏书目》4卷等。

我国传统的版本目录之学发展到了明末及清代，持续不断地

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藏书家，如明末清初之胡应麟、祁承燦、徐爌、毛晋、钱谦益、钱曾、黄虞稷、丁雄飞、徐乾学、朱彝尊、王士禛、季振宜等，清中叶及清末则有鲍以文、吴騫、陈鳣、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张海鹏、张金吾、瞿镛、杨以增、陆心源、莫友芝、丁丙、杨守敬、叶昌炽、缪荃孙、李盛铎、张元济、刘承幹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藏书家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尤其是个人兴趣所致，但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和乾隆时《四库全书》的修纂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等，也为目录、版本、校勘诸学的发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藏书、校书、刻书、卖书、买书成为时尚与盛事。最为可贵的是，这些藏书家收藏古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掠贩或鉴赏，由于他们大都是精熟于版本目录之学，所以经其所藏之书，莫不寻其源流、求其异同、校其讹谬并择其善本刻之行世，尽管他们的藏书因各种原因或及身而亡、或数传而失，但他们大都留下了藏书目录、题跋、笔札等，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稽资料。叶德辉生逢清末，正是这些众多藏书家中的一员，这为他撰写《书林清话》创造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叶氏家世业儒，有藏书之嗜，至德辉更甚。他在长沙建观古堂、丽楼，搜罗古籍，庋藏其中，无论家居还是出游，莫不以搜集古籍为急务。他的藏书中，有清代大藏书家如新城王士禛池北书库、商丘宋荦纬箫草堂、曲阜孔继涵红桐书屋、诸城刘喜海味经书屋、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以及湘潭袁芳瑛卧雪楼的藏书。叶氏还广交朋友，在大江南北收集古籍，并与当时藏书家互通有无。同时又结识一些日本学者与藏书家，和他们赠换书籍，得到了许多日本影刻宋元本医书和卷子。叶氏的藏书中，宋元旧本固亦有之，但他尤重对明清以来的精刻、精校、初印及钞校之本的收藏，特别是清人别集，收藏较全，独步一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家居湖南，不能像江、浙一带的藏书家那样接触到更多的宋元

旧本，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叶氏能超出时人贱今贵古、以宋元旧槧为尚的局限，恰恰成为他藏书不同于前贤和时人的一大特色。今人张政烺先生即认为，“叶德辉生于湖南，湘中藏书远逊江浙。虽然湘军将帅或有弄藏，然亦为同治军兴时得自江浙者。叶氏治版本，几于无米之炊，故其精力转致于辑录前人著作中论及版本者，著成《书林清话》一书，类似版本学教科书，其影响翻出东南簿录之上”（见刘宗翰《从〈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看张政烺先生的版本学成就》，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5期）。这也可以说是叶德辉本人所始料不及的结果。

叶氏撰《书林清话》的直接动机，他自称是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影响。《藏书纪事诗》七卷，于古今藏书家，或一人或数人，赋诗表彰，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但叶德辉认为“顾其书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是固览者所亟欲补其缺略者”（《〈书林清话〉叙》），故撰《书林清话》以弥补其不足。本书虽然仍用传统的笔札体著成，但显然不像唐宋以来大多数笔札那样随手记载并随意编次卷帙条目，而是全书十卷，按类编排，时代由远及近，次序井然。其贡献与特点在于：其一，本书对古籍版本中所用各种术语称名进行比勘考辨、追根溯源。如关于书之称册、卷、本、叶、部、函、板本、板片等之始，以及书有刻板之始、书节钞本之始、巾箱本之始、书肆之缘起、刻书有圈点之始、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颜色套印之始、绘图书籍之始等等。其二，本书第一次较有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古代雕版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除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外，叶氏还对于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值等进行比较，并对书籍从收藏、校勘、刻版、印刷、装订、购买、鉴别、保存诸方面的方法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三，本书对历代刻书机构与所刻之书进行蒐集考辨，较其异同，论其优

劣。如对历代官刻、私刻、坊刻及钞本之流传，以及上至藏书之家，下至刻工名姓之功绩，都尽可能详细地进行考辨和比较，尤其是对书籍流布贡献巨大的历代私家刻书如南宋建安余氏、临安陈氏、元代建安叶氏、明代锡山华氏、无锡安氏、常熟毛氏及清代纳兰成德、阮元等人的刻书情况所论更详，并纠正了许多前人的错误，为后人研究历代刻书打下了基础和做好了铺垫工作。其四，本书发先贤之幽德，广学林之异闻，对于历代藏书家之掌故与趣闻亦多有所记，读来令人兴味不减，无厌倦之感。其五，本书是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撰著，对于其所记述之书之事，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必皆注明原书；再加之其本人又是精于考定鉴别，家富藏书，故其所论，较为可信。正因为如此，此书甫一面世，就受到了好评，即今日仍是学人案头必置之书，可以说有着总结传统和开启来学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书林余话》2卷，主要是对《书林清话》中事关历代刻书掌故、琐记及相关内容所未尽载者，凡采宋、元、明、清诸家说部、笔记等书，积累成帙，名曰《余话》。而《藏书十约》则是分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十个方面进行论述。所述不务玄虚，平实可信，既是著者的经验之谈，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当然，在盛行排印本甚至电子版本的今天，叶氏所论或许已经过时，但前辈读书治学的风气和护惜古籍的态度，却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

如上所述，《书林清话》刊行后，在当时及后来影响甚大。但其书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与谬误，这也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叶氏书中有些当时认为正确的结论，在今天来看是不

确甚至是错误的。如关于《九经三传沿革例》之著者，旧皆题宋岳珂撰，叶德辉亦从之。然据今人张政烺先生等考证，此书实为元时义兴岳浚主持刊刻，为义兴岳氏据廖莹中“总例增补成《九经三传沿革例》刻之家塾，自与宋时岳珂无关”（见《中国版刻图录》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叶氏以为岳珂之书而多处引证，实则为以元时之书而证宋代刻书之事，当然就不妥了。又如关于诸经注疏是什么时候合刊，自清中叶时，段玉裁即认为在北宋之季合刊，而顾广圻等人则认为始于南渡后，同时阮元又据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为合注与疏在南北宋之间。然实际是山井鼎在宋刻《尚书注疏》中误以南宋黄唐跋文中“绍兴”为“绍熙”，故阮氏为其所误。后杨守敬在日本访得其书，并在《日本访书志》中纠正其误，且认为经书合注与疏自《尚书》始。此前后又有陈鱣、瞿镛、傅增湘等人也相继探讨过这一问题。诸家聚讼，莫衷一是。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条中附会阮元与山井鼎之说，肯定《易》、《书》、《周礼》、《毛诗》、《礼记》等是三山黄唐在南宋绍兴年间所雕刻，并讥杨氏“以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征信”。今人李致忠先生在其《宋版书叙录》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周易注疏》叙录中批评叶氏此说为“谬种流传”，并考证“至南宋初年，才由两浙东路茶盐司首将经、注、疏荟萃在一起，雕刻成一书。此本《周易注疏》就是这种经、注、疏文合刻的滥觞”。又论“《毛诗》、《礼记》注疏，是由黄唐主持刊刻于南宋绍熙年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公署，即今绍兴属地。而《易》、《书》、《周礼》注疏则是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的旧刊，远比《毛诗》、《礼记》注疏的刊刻要早，且与黄唐无关”。此说足以解诸家之纠纷。叶氏类似之误不少，不再列举。

第二，由于叶氏主观臆断或考鉴不当所导致的错误。如《书林清话》卷6“宋刻书著名之宝”条云“《天禄琳琅目》载宋版

书甚多，而御题又云若此者，亦不多得。嘉庆二年，武英殿灾，《目》载之书同归一烬”。实际上嘉庆二年失火者为乾清宫，非武英殿。杨家骆先生批评叶德辉说，“查嘉庆二年，武英殿并未被灾，且《天禄琳琅》亦未见有度藏武英殿之记载，是武英殿当然为乾清宫之误。又所谓‘《目》载之书同归一烬’，亦恐不然。查彭元瑞《后编》识语，谓自嘉庆丁未十月编起，越七月编成。是《后编》书目于嘉庆三年夏季方始告成，若书已被焚，何能编目。更证以《五经萃室记》所谓续得之书，藏之御花园养性斋，及殿中现存多种，则《后编》之书，可决定其未遭劫火矣”（《四库全书概述·文献·采禁》）。又如叶氏由于对杨守敬心怀成见，故不仅在前述关于诸经之经、注、疏合刻时间这一问题上厚诬杨氏，而且处处对其加以贬低。叶氏在卷十“日本宋刻书不可据”条中，武断地认为日本宋刻书不足据，且对杨氏《留真谱》、《经籍访古志》进行抵毁，认为杨氏所刻《古佚丛书》本《〈太平寰宇记〉补阙》实出伪撰。实则日本秘府藏有此本，叶氏不知，故率尔下结论。又指斥杨氏“貌为好古之人，而实为孳孳为利”，并论其书“不足信今而传后”。这些谬说，已为长泽规矩也之《〈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所纠正。其他鉴别失次、评论不当之处亦多有之。

第三，由于本书征引繁富，所论又广，故在引书论说中所造成的讹、脱、衍、倒之误，亦往往有。此在我国学者李洙与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做的纠缪补遗工作中就可明显看出，点校者在整理时也指出了其中许多错误，皆详见本书各卷校语中。

三

《书林清话》的版本，并不复杂。此书于民国六年（1917）初刻于叶氏观古堂，后经三次修改，以民国九年（1920）观古堂

刻本为最佳，其后又有上海扫叶山房本及其他通行本、影印本等。由于书中多讹谬漏略，故刊行之后，校补纠谬之作即随之而出。

1936年，我国学者李洙在《文澜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了《〈书林清话〉校补》一文，对该书进行了详细的纠缪补遗工作，其功甚伟，惜只完成前两卷，后面则付诸阙如。

在李氏之前，日本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在该国1933年创刊的《书志学》杂志上，分期刊载了《〈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其中卷1——卷3，刊于《书志学》第1卷第1期，卷4刊于第3期，卷6——卷7刊于第7卷第4期，卷8——卷10刊于第5、6期。其间已有李氏《校补》，故长泽氏为避免掠美之嫌与琐屑之讥，特于卷6起改变校勘记之体例，因之与前4卷之校记不同。又因叶氏书“卷五多涉明代版本，而余亦另有辑编《明代刊书年表》之计划，故暂置于后”，因此所纠补缺第5卷。长泽氏对《书林清话》缺误进行的纠缪补阙工作，主要是查对原书出处，补其漏略，纠其错讹，有益叶氏甚多。然其所纠补亦有三方面的明显失误：其一，尽管长泽氏也认为“前辈引用旧籍，恒但宗原书大意，《书林清话》固亦如此。故本文于此类情形，除显属缪误者，余不多及。惟于原书之刊记识语等，则不之省”。但实际所纠所补中，凡引文略异但不伤原意者，异文异字无关本旨者等，皆一一罗列，多纠所不必纠，补所不必补，故“有嫌琐屑”。其二，其所纠补，甚或有误纠者。如卷2“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条“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长泽氏云“《杨志》令作今”，实为误纠；又卷3“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条，“绍兴丙辰，刻《事类赋》三十卷”，长泽氏云“当作丙寅”，亦为误纠；又同条“无年号刻《唐书》二百卷”，长泽氏云“《旧唐书》之误”，不知《唐书》加“旧”字，乃在《新唐书》辑出之后，后人于欧阳修之书称《新唐》以示区别，于刘昫之书则或

称《旧唐》、或称《唐书》，固不必赘一“旧”字。此等纠补，多类蛇足。其三，长泽氏之文，隔了数年才相继成稿，其所依据之本，初用叶氏观古堂初刻本，后用扫叶山房本，版本非一，故所纠补亦未划一。此等皆其不足之处。

四

《书林清话》的整理本，以1957年古籍出版社本为最早。此书据1920年叶氏观古堂本为底本铅印，附有《书林余话》及李氏《校补》；1988年，台湾由杨家骆主编之《中国学术名著》第3辑中《中国目录学名著》第2辑第1册即为《书林清话》，由世界书局出版，书中不仅附有《书林余话》，而且将李氏、长泽氏之纠补亦编为3卷附于书后。但以上两个本子共有的不足就是皆只有断句而无标点，且繁体竖排，故显然难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

近年来，一些出版社陆续标点出版了《书林清话》，这些书的出版，弥补了上述两个本子的缺陷，优点是加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字少鱼鲁，极大地方便了一般读者。但由于点校者对标点符号等的用法不太注意，故导致书中标点之错讹极多，举不胜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此次整理，点校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 一、《书林清话》仍以1920年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为底本，《书林余话》以1928年上海澹园活字印本为底本，《藏书十约》则以1933年长沙叶氏观古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各本，进行点校。
- 一、由于诸书版本流传并无复杂的异本，故在对校方面可做的工作不多。本次点校主要是对叶氏书中的大量引文逐一进行核对，由于叶氏引用原文多为节引或意引，故在

核对原文时，非引文有明显错误或歧义者，一般不加校语；叶氏所称书名、卷数或有与今通行本有异者，由于古书有一书异名或版本不一的现象，因之亦不加校改；而对于原文明显之误，皆据以出校，个别还加以简略的说明文字。

- 一、《书林余话》因当时摆印疏于雠校，故误字甚多。如“醪”误作“膠”、“忠”误作“患”、“柏”误作“栢”、“章”误作“草”、“本”误作“未”、“又”误作“不”、“鸿”误作“馮”、“璧”误作“壁”，等等，多为手民氏之讹，点校时直接予以迳改，不再出校。
- 一、对于原书中出现的繁体字、异体字、生僻字等，一律按国标简化汉字进行统一处理，极个别不用繁体字或异体字则会引起歧义的，则酌情予以保留。
- 一、叶氏原书，多不分段。此次点校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分段，以使读者阅读时不至有疲累之感。
- 一、叶氏原书，注文用双行小字。点校时正文用宋体五号字，注文用仿宋体小五号字，而注中之注则用楷体六号字，校语用宋体小五号字，以示区别，俾清眉目。
- 一、本次点校对李洙《〈书林清话〉校补》和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也核对原文，加以采择。对长泽氏之校语和说明文字皆译为中文（前四卷译文参考了张慕骞译文，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2卷第3期，后五卷参考了台湾世界书局本译文）。其中李氏全文，悉数保留；长泽氏之文，则对其误纠或所校异文异字无关书旨者等，一概删削，而保留其有价值的校勘和说明文字。李氏之文省称《校补》，长泽氏之文省称《纠补》，点校者所纠所注用“案”、“又案”等字，以示区别。皆以脚注的形式散见于所纠补的具体字词之

前 言

页下。

由于点校者水平有限，加以时间仓促，未能进行更为细致的整理工作，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者

1998.8.13

目 录

前 言.....	1
《书林清话》叙	3
《书林清话》序	5
书林清话 卷一.....	7
总论刻书之益.....	7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11
书之称册	18
书之称卷	21
书之称本	22
书之称叶	24
书之称部	26
书之称函	26
书有刻板之始	27
刻板盛于五代	29
唐天祐刻书之伪	31
刀刻原于金石	32
板本之名称	33
板片之名称	34

目 录

刊刻之名义	35
书林清话 卷二	38
书节钞本之始	38
巾箱本之始	39
书肆之缘起	40
刻书有圈点之始	41
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42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43
宋建安余氏刻书	49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	54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	63
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	64
书林清话 卷三	67
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67
宋州府县刻书	85
宋私宅家塾刻书	87
宋坊刻书之盛	95
书林清话 卷四	99
金时平水刻书之盛	99
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100
元私宅家塾刻书	108
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114
元建安叶氏刻书	122
广勤堂刻《万宝诗山》	124
书林清话 卷五	127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27
明人刻书之精品	131
明人私刻坊刻书	137

书林清话 卷六	152
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152
南宋补修监本书	154
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	154
宋蜀刻《七史》	155
宋监重刻医书	156
宋刻纂图互注经子	157
宋刻书之牌记	160
宋刻本一人手书	161
宋刻书著名之宝	162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164
宋刻书多讹舛	165
宋刻书行字之疏密	166
宋刻书纸墨之佳	167
宋造纸印书之人	169
宋印书用椒纸	169
宋人钞书印书之纸	170
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	172
书林清话 卷七	177
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177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178
元刻书多名手写	179
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180
元时刻书之工价	182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183
明时书帕本之谬	184
明人不知刻书	184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185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185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186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187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187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188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189
明人装钉书之式·····	190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190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192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196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197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197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	199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	199
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	200
书林清话 卷八·····	201
宋以来活字板·····	201
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205
明华坚之世家·····	208
明安国之世家·····	210
日本朝鲜活字板·····	211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	213
唐宋人类书刻本·····	214
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216
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	218
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219
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	219
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220